水平的雪流

横着飞的雪
不远的淡黄居民楼，在这横着飞的雪流白世界中静静地伫立着

后面的天也白
雪飞得也白
一片茫茫世界，而眼前淡黄色的居民楼静静伫立

雪的甬道
我们在横版2d地看雪后，也来直面着雪流的垂直方向吧
风雪从两侧居民楼形成的甬道中，从天上吹来

回忆京都

飞鸟越冬

雪停了
一片茫茫世界

世界披上了一层白茫茫的滤镜
天也白
眼前的淡黄居民楼也淡淡地浸没在一片世界的白气中

雪停后
一切变得分明清晰起来，颜色变得结实了起来，楼房的水泥也锋利硬朗了不少，变得更加灰黑了
而天空仍然如此萧条，一片白茫茫
雪后的分明世界中
那白茫茫的天空上
鸟影飞上
黑色的剪影，飞在这雪后的分明世界里
飞在白色的棉絮萧条（天空）上

雪中骑士

他在雪中，如同一片白刃

一「片」如柳叶般快的白刃
他的武器就是一片柳叶般的尖钢
如同一片雪一般明亮
如同一片光一样锋利
闪烁而流线的优美白刃

白雪之海

雪已经大到了几乎每一寸空气都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雪花的程度
世界仿佛被浸在水中，浸在白雪密布的“水中”
除了白雪的“水中”外，这同时也像世界浸在水中，水中密密麻麻的无数水泡向上漂浮
这已经完全不能用“纷扬”这样分散的词汇来形容，而是“全然密布，上浮世界”

无数雪粒闪烁摇晃，在世界中如同精灵般浮游，缓慢而沉默地降下

雪的海水之中
密雪海中
风卷如海水涌动，让雪浪飞行
雪流世界

密雪海中

在在密雪的海中，雪风涌流
无数雪粒之宽流，如同整体宽宽的薄纱，如同风覆盖世界

在那大雪的世界中，作为一片雪粒，逆流而行
在那宏伟的、沉浸世界的风雪洋流之中飞行

雪日

大雪之中，风雪窗外，漫世界雪粒纷扬
什么声音都没有。真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全世界，只剩下家里厨具碰撞的声音，只剩下残余的菜香。
静谧。
世界仿佛已经在一片白茫中毁灭，外面的世界已然不存在。留下一个风雪纷然的残影。
只剩下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家，只剩下这么一点有着厨具声和菜香的空间。
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出门上班，考试，外面的朋友，购物中心，街道，都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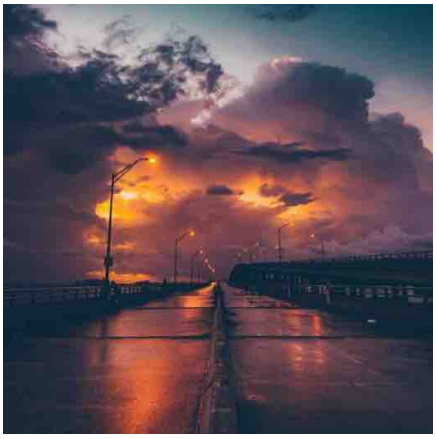
银穹

金の银

水中央

地面是水面
这是水面上的景象

天之下的世界是“水下”
无游无定地wobble
而在日神所居的天之上
我们从水中探出脑袋，看着眼前的不知是日出还是日落的天境



像滴在水中一样……

玻璃焰火

薄薄的玻璃如同焰火一般盛放
有向外突刺散射的星形
有如同鼓起一团团浓雾般的薄玻璃膜鼓胀而出形
有花朵形

地狱剑斗

天呪在地狱中，被这地狱的恶魔夺走了皮肤、血肉与言语
只剩骨架一具，白骨面容的祂，要在角斗场中击败对手，作为始终的胜者才能被归还血肉与言语。败者消散。
（“消散”“不存在”的世俗想象与隐喻，就是“永远待在地狱中”）
白骨面容的祂，身穿盔甲，站立在地狱中。
（话说到底要让祂穿骑士甲呢，还是祂自己的甲胄呢）

地狱的这种“规则”，不同于人世的、乃至于天的规则
地狱是全然失序、没有上帝的世界
所以这些“规则”与其说是出于什么原因需要遵守，不如说是恶魔人为地为了斗蛐蛐比较有趣而给蛐蛐的饲料（渴盼）和枷锁（死亡）

地狱奔马

一阵马队骑兵袭来
其上是骷髅的骑士，高举着将要从马上呈下半圆弧状挥下的重剑
每一次剑击都沉重如流星

天呪迎战这隆隆震地的骑兵之潮
用长戟在奔马与重剑之间周旋

地狱的我

在一群如狼似虎的地狱恶兽之后（兽，人，鬼）
最后天呪面对的，是在一群狰狞的恶兽之间的“祂自己”
那个天呪与周围的狰狞形成对比，表情恶地淡笑着，仿佛胸有成竹的样子
唇缝两侧的肌肉向肌肉本身的内部收紧，使嘴缝微张而紧绷

擅自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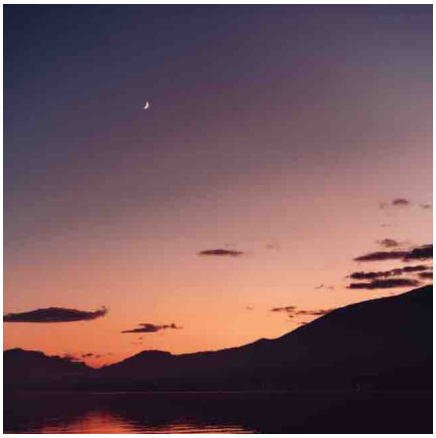
在那地狱太阳之下
在那黑暗霓虹的深渊之中
天呪舍身救我，而坠入了地狱
“放心，我会找找出路的！我从地狱里回来的机会可比你个人类大的多！”
（祂到底是有些笑着说出这话，而自己心里也没底呢；还是皱眉恼怒的危急表情说出这话，而只是纯凭概率估计说的这话呢（就算祂是纯凭概率和成本的估计，救我也是真的要救我））

我在列车上，安全了
“总是这样……不顾一切地就擅自救我……”
是恼怒愤恨和悲伤不舍，祂的擅自舍身、擅自给了我一条命、从没问过我怎么想吗，让我对祂离去的悲伤和不愿一瞬成空吗
可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为你舍身的人无法过问你，无法接受你的缠绵，无需确认你是否珍重祂的舍身，这才是真正为你舍身的人

夺头

通过不断地战斗，割下别人的头作为自己的头的家伙
他站在战场的尸堆上，双手高举，一手拿着那败者的将军的头，骷髅头仰天而啸，
在啸他刚刚取得的胜利

这样的设定让人直观上感到一种错愕和恶心……正是我想要的



宽阔的秘境

这并不是“一处地方”
而是一处境界

地神

令城市化为大海程度的能力

「大海」在这里不是确指，而是指大海本身所蕴含的、未被言喻的意象

城市的钢筋水泥如同音浪一般起伏，城市的光景在过去和未来的海潮中波动，都只是这意思的具象寓言

坤神
令大地搏动的能力
大地如心脏一般
同时，也是使城市——这大地上的灯火纷然的“心脏”搏动的能力

列车与隧道中

所谓“神明”，就是从人类视角来看的高于人类的存在的统称。就像“石头”这个词一样，只是用来形容从人类视角看来的、地上没什么区别的硬块罢了。反正它给人的感知就是如此。
而实际上，每块“硬块”其实是全然不同的东西，人为的归类之前、它们就已然存在
同样是“青金石”的两块石头，实际上全然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在地层中有全然不同的故事和过程、在上面的地表上有全然不同的万物经过
“神明”也是如此。

“神明”与“凡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从人类视角出发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对世界的粗暴二分法
自人类以上，分为“神”“天”“宇宙”，自人类以下，分为“凡间”
实际上只是人类对于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的无限信息的无能，所以将身边近物大而化之地视为平凡罢了。

人类技术的爆发，令时代的“神”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趋于幻想与娱乐，人类文明的兴盛也让对他们来说“神明”基线被抬高了许多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委身于人类的耻辱的“神”。

列车与隧道中（2）

他也不算什么“列车之神”
算是借着列车而施展罢了

那样一位黑眼圈奇重的阴沉“神明”

列车像暴雨一般降下
每个车头的轨道动量如同恒转的行星

在那众列车飞行的空洞黑暗中
在一座从右上斜下向左下的电车上，电车之间的连接有些松散、导致车厢有些漂浮错位，在那上面，对峙着祂和天呪

「雨列车」
在雨中行的列车
在「雨」这一隐喻中行的列车
可以用不同城市、不同地点、不同视角的雨、乃至于艺术游戏中暗蓝的雨境界，来表达这一隐喻，这一境界

阵卦「」
城市的楼房方形排布，而变成了八卦阵
而这方形的条条卦线，又变成了列车开动起来
成为了列车卷动的飓风，在那飓风眼之中所见……

「海上列车」（原来的名字忘了，暂且叫这个名字）
在广阔得空无一物的大海上，天空处于海的尽头一片蔚蓝，一线列车行于海上

「行于天空」（原来的名字忘了）
在列车的车厢内，在地铁内
列车行于黑暗中，车窗一片黑暗
车厢倾斜，这一节车厢仿佛向左下的黑暗空间坠去的车内视角（总而言之就是车内的动感很强）
纵向、垂直于列车行进方向的大透视，近处是天呪（可不画出来），远处是祂，身体的整体随列车向左倾斜下坠而“摔倒”“漂浮”在空中的动态，食指指着天呪

食指所指，与列车行进……好配对

宇宙飞行

梦子

这里是宇宙的一隅
偏远、虚无，在无处空间无限空间的“边缘”之处（边缘指其“边缘感”，无限的空间自然没有“边缘”）
一切都如同水一般，一切都如同梦一般，没有逻辑、纯然无端地自然流动
无意义如屏幕上的雪花，客观的黑暗如同无人宾馆的走廊，千变万化而轻薄如烟如纱
一切都像梦一样未定义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就是那个“水”
客观之暗
（这可不是什么“远古时期地球一片岩石和大海”那种无趣的东西。而是被梦「所隐喻的」那个状态、那个东西）

太阳如一朵蒲公英，在宇宙中浮游飘荡
飘到了这一处宇宙，于是这一隅尘埃落定（一切都收敛到它的表面上）
世界被日光在万物上的运行所规定

但即使是如今，
无端、无意识、无言语的万物，仍然记得那个古老（真是古老）世界的残片
那未被日光所规定的万物的“内部”仍然记得

当人死亡时，或者与死亡有些相近的深睡时
在人与物的界限稍稍变得有一点点模糊时……
人就能“记得”那个如水一般的世界

我们仍在宇宙中
仍在客观世界中……对吗
（世界的“本质”仍然黑暗
我们仍然处在客观之暗中……）

（日光使得世界可以被规定、从而被感知，可以说是使主观世界，也即人类所居之处变为可能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光是“人类”——一切主观意识、感官世界的创造者，是有限的“人类”能够存在的前提）

梦子（2）

梦子就是存在于那个世界中的“东西”，它不是那个世界中的“人”，乃至于在那个如水一般的世界中是否能够区分、乃至于有“东西”“实体”“物”这个概念都无法确定。我们不知道是否能用“它”指代它
水溶于水
最接近的描述或许是，它是海中的一股水流，或许能在一切与一切都如同水与水的难解难分中、勉强区分的一闪念
像是洪水中的一束水流

电视一般执行程序以显现有意义的内容，而它本身“不理解”电视上显示的是什么意义。电视失去了程序而显示的随机内容，像一场雪一般
梦：神经随机放电，形成电相互随机流动的电之海，而放电时有一瞬有序到了能够人类有限的识别能力解释出、区别出意义的某束流动
也就是说，意义原本不存在，客观世界原本是梦
无意义的流动

梦子（3）

在人与物的境界模糊时
不要与梦子说话
不要看梦子
不要与梦子有交集
不要与那流有触碰纠缠

否则明天早上醒来的就不是你
（并不是“被代替了”，而是意识、“你”这个概念所指代的东西原本就是物质之上勉强搭建、勉强靠着日光而维持的东西，与那个世界有了交集后，支撑着的脆弱脚手架已经倒了、上面的东西不是“死了”“破了”而是「不存在」了，“你”已经破碎而化入石头了，钢筋已断所以也不再有“楼房”这个概念，只有砖瓦堆，而“你”其实不是楼房，而是楼房成型后的“楼房”的这个概念。所以经过了梦子后，“你”就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你的身体物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任何（物理性的、理性的、日光下运行的正常道理）道理不继续运转，所以神经仍然照常放电，但起身的已经只是在完全良好的物质生物基础上重新被神经放电出的一个“你”而已）

梦子（4）

梦子就像大水中的一束流
就像水溶于水中的大海中无意之间的一个可分辨流动

如同开在世界中的花
天地之间的一朵花
世界也是无意的巨大水体、巨大水流
无意间流动出了一束湍流，便是花了
然后花随波而消散
“花”原本就不存在，只是密度比较高的一处水流，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全然一体
（只是人类指认其为花）

世间的一切如此
只是浪花，只是一束流
在随机运动中无意间形成了“可以被分辨”的“有意义的”“东西”，无意间形成了可以被区别的“个体”
即是事实上这“可区别”也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是日神赋予的
世界仍旧无意

语言集

我不想限制我的技能集
画画、音乐、文字……
数学、物理……
本质上都只是为了描述某种特定事物、为了方便从某个视角看待事物而特化成的语言体系
所有的学习都是在学广义上的语言表达

语言集（2）

在这个基础上，所有先人探索和研究过的表达方式，语言体系，你都可以试试、都可以学习，这是高质量的、前人探索出的已知可行的道路。
但这不意味着目前的语言体系就“够用”了。
世界是无限的，在无限面前，语言体系仅仅只是“繁浩得学不完”显然是不够的。
有无数能人高手在历史上做出了可能我一辈子也无可企及的成就，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成果就已经“够用”，你不能因为他们很厉害就觉得自己已经没资格说出“不够”二字。
你的智商不如图灵，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计算机就是无可优化的终极计算机。它面对的不是我，是现实世界。它仍然“不够”。
前人所创造的语言已经繁浩得学不完、深入得无法理解，但仍然“不够”
你要不避讳地，该创造新语言就创造新语言。

语言集

我不想限制我的技能集
画画、音乐、文字……
数学、物理……
本质上都只是为了描述某种特定事物、为了方便从某个视角看待事物而特化成的语言体系
所有的学习都是在学广义上的语言表达，所有学科的“知识”本质上只是一种特化的语言体系

我的核心能力

捕捉微小感知、并将其完备化表述的能力

从今天的经历来看，需要在不断尝试进行表述（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怀疑自己扭曲了原意、用离散的词汇 miss 了自然而成的、某种念头感觉），在一段时间后，大脑慢慢就会把那个感觉完整地清理出来，而没有什么扭曲。这个过程很耗精力，需要主动克服“就这么写就算了”的“方便即时下坡路”（handy cut）

地龙

水平面升起的那种无处可逃、淹没感

海浪与月

海浪白与月白是相似的起点
而更进一步的相似……

如同肌骨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海仿佛也已然熔融为黑色

他在厨房里，和我说话

他在厨房里，和我说话
“sometimes i just wanna chill in the kitchen...”
而与此同时，看似眼前是一个狭小的厨房
实际上我们在广阔的空间里说着话
我们在没有意识到这世界的狭小意识里说着这话

世界广阔而不只有家
在温暖狭小的房子里，我们意识不到这火柴盒般的东西存在于正在进行着的一切外部世界之中
“外面”正下着雪，轨道正在运行，人正在雪上走路，树枝上有雪（枯枝的空阔露出白天空）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看着那些误入沙漠湖泊的鱼
或许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物的世界

人类的所有思想与娱乐寄托于ai，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
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到没有自由意志存在的、世间只有死物的太古时期。一切自然运转而没有自由和主观意志可言。

游戏点子

角色只能选择“我”，并携带各种初始出发工具
在打通6面，在ex关，
夜的城市林，楼顶之上、夜空之下找到了天呪
天呪似乎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绝不能让我离开
星穹与高原的楼顶战
（在画面放大到全景后，天呪开始发射远程的弹幕，而弹幕设计：1 弹幕厚墙的间距精心设计、刚好是“冲刺”技能最大距离小一点点；2 弹幕厚墙比1要薄，但厚墙后紧跟一圈弹幕，两者之间的间隙小、而要刚好找准距离厚墙外缘距离一定的地方刚好穿到两墙间隙之间、然后再次进行（冲刺后附带的）二段小跳跳过那圈稀疏弹幕）

在本次通关后，最终击败天呪时，爆炸动画是水波涟漪

游戏点子（2）

画面演出设计
在重要关卡的高潮之时，插入一段演出的漫画或者视频（可以是现实视频素材），在这插入淡出后然后进行视野放大

钢琴演奏：g free
在那关之中，boss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对应着bgm中的钢琴弹一下，bgm本身没有钢琴、而是敌人与我们的武器碰撞的叮当组成了钢琴

分支关卡设计
在4面及以后，如果战败，会在boss的最后一击插入一张演出插画，boss的帅气、宏大、尖锐的最后一击

然后会进入分关卡，也即用某关的胜利或战败而决定接下来进入的关卡（中间会有漫画过渡叙述）

最终关
音乐到某一高潮处，背景慢慢透出现实照片素材的城市之夜，调过色的城市的苍蓝的夜晚，在那夜空下，在那一片苍蓝中，仿若另一个境界

星穹

天呪ex关符卡
星穹「夜时迟滞」
夜晚的时间缓慢下来，永恒运动的时间如同巨轮般的卡车慢慢迟滞而停
星点在时间迟滞过程中，在夜中拉出的圆形星轨，
光芒“照亮”了夜晚
此处已然是另一个境界
只要让时间停滞下来，此处便是另一个境界

xp

天呪双手被绑
却邪笑哑然，似乎酒神般的恣意黑暗

钢琴演奏

演奏的核心不是“奏”，而是“演”，是表演、演绎。奏只不过是凭借的技术手段罢了。

游戏点子（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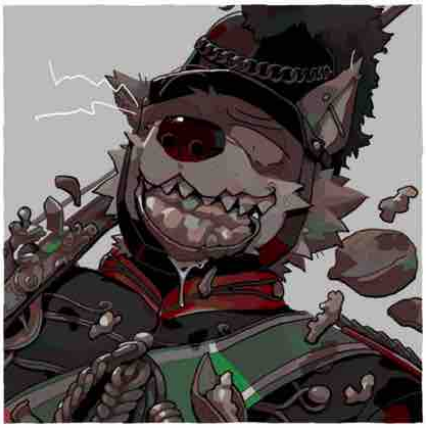
在前3面我和天呪是一起结伴行动的，到4面后才分头
而在结伴行动时，上场玩家操作战斗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我”
在“我”的血条耗尽、敌人给予最后一击时，天呪会出来挡一刀，然后战斗角色切换为天呪

宇宙的照片

看着土星。看着宇宙的照片。对比一下人类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画
宇宙的照片有一种绝对的、轰隆的、超越了死的沉默
（这里的文字只是载体，反正也不是成品，所指的感受才是重点）

观世音

“所以……你没有名字？”
“那个叫什么”他指着我身后的那个塑像
“观世音菩萨”
“好，那我就叫“观世音”！”他孽笑着



观世音（2）

鬓狗
他身穿军装，是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从战场上捡来的

他的性格——
“狂喜的观世音”

军装是严肃的
观世音是严肃的
而狞笑着的他可以乱穿军装，可以给食腐的鬓狗取名“观世音”，可以把人的屁股缝到一半的脑袋上
那是一种一切都无意义的狂喜感、狞笑感

枪的水花

祂的手紧紧地张开，呈一个喇叭状（而不是平面状张开）
祂把那手侧在身后，而那手心所向处溅开枪构成的“水花”
也即枪支丛呈水花状炸开

无言的根之国

那树根的蜷曲之中没有语言
只有无需语言而直接可以被感受的不可解的恐怖

那种黑暗不是鬼神也不是怪物
而是某种真实的启示
浅薄的人类曾用“地狱”之类的他们能够形诸的词汇来勉强形容
然而只消看看树根，就能明白语言的无力

射天

在万重楼顶上
无数的窄窗户海浪般向上升起一般
天弓站在楼顶
满拉的弓，直指天空

画面构图：下半刚好1/2是密密麻麻的窗户，上半1/2是一览无余的纯色渐变天空（带点绿色，显出其闲适与宽广），而天弓以一个动态的动作（比如一只脚跳起）向上垂直直指弓箭

天弓的动作虽然动态，但一定不能是“张开”的、向外的，而是要向内收敛、如同弦满之弓、
上半身是向上拉弓的姿势固定，下半身一只腿向对侧方向抬起（比如左腿向右），小腿向下而大腿15度向上的近垂直状态75°

地海航行

石海航行

大地宽广深厚如此
多么像深渊一般无边无际的大海呀

如果大地化为海
无处立足之时，就会明白命运宽广

更深刻的寓意是
大地的地平线如海一般无边无际
用脚步去丈量，亲身身处其中
你就身处其中啊
在大地上飘摇，无边无际

那尽头处是落日
辉煌如幻想，如天空一般

大地之海

地海的居民都是一副旅人装扮
世间如逆旅，在这大地上
无可逃离的大地，世界如同大地一般浩瀚如海，寄身于大地之上，寄身于世界之中

地海的居民行的工具是船
因为在船下行走、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不久便会没入大地（沉没），化为灰尘和土壤

他们没有“寿命”这个概念

大地如海

大地浩瀚如海
（也指其漫长，主要通过“地上行走的人的沉没”的寿命（也即沉没时间）体现）
如同命运一般
如同世界一般
如同“我们全都存在”这个事实本身一般
浩瀚、永恒、不证自明

天空与日落
辉煌壮丽，永远遥不可及，如同幻想一般

雨夜公路

寒冷的雨夜
公路上车灯冰冷而纷然
雨的淅淅沥沥在这夜中一片漆黑
车灯倒映在地面雨模糊的镜中，延伸下一片光柱的深渊

黑色的橙色灯光
黑暗的白车灯
黑暗的黄车灯
在这融融如水的漆夜中，没有光可言。一切都像是黑暗到了极点后的死镜中的相对明亮。如同死亡的人看到的“救赎”，黑暗得毫无光亮的光境

一般的夜晚是风的夜晚，是人们意识到远方与夜空的时候
唯有这样的夜晚算得上漆黑，融化在黑得无色的镜水中寸步难行
融化在水中了，所以在夜中没有行走可言。

舞台灯

车灯辐散
车灯向我照来，在有些雨雾迷蒙的夜中呈圆锥形的雾状，如同舞台灯「给人的感觉」（不是像舞台灯，而是那种感觉、像水和面包一样松散地流出、又保持圆锥的硬度）

雨夜公路
倒映而成的一束束舞台灿烂

祂站在那黑暗纷然的光中
那车灯的一支支倒影而成的光柱的深渊上
祂仿佛站在一支支舞台灯下
雨夜车上战

寒冷的雨夜
公路上车灯冰冷而纷然
雨的淅淅沥沥在这夜中一片漆黑
车灯倒映在地面雨模糊的镜中，延伸下一片光柱的深渊

黑色的橙色灯光
黑暗的白车灯
黑暗的黄车灯
在这融融如水的漆夜中，没有光可言。一切都像是黑暗到了极点后的死镜中的相对明亮。如同死亡的人看到的“救赎”，黑暗得毫无光亮的光境

一般的夜晚是风的夜晚，是人们意识到远方与夜空的时候
唯有这样的夜晚算得上漆黑，融化在黑得无色的镜水中寸步难行
融化在水中了，所以在夜中没有行走可言。

雨夜公路（圣诞夜）

今天是圣诞
祂坐在那雨夜的公路上，车引擎在地面上的震动，车胎碾过石子，不时的远远近近的喇叭，让雨夜显得晕车地闷而聒噪地寂寞
“啊……今天是圣诞夜啊。”
雨的淅淅沥沥在夜中一片漆黑
寒冷的雨夜，水镜冰冷
水镜般冰冷侵人

“喂，那人！你在车顶上干嘛！！”司机强拖了疲惫，用力气向祂喊到
“好——我换个”
祂跳到了另一个那人看不见的另一辆车的顶上

像花一样融化开来

像奶油一样化开来
像花一样化开来

回忆之水溶

指图上的树影，是回忆的境界的“上一个图层”的标准印记
水溶一般不明

日本武士

身上的东西不一定要是木头板甲
只需要有那样的模式、样子，能被人脑识别就好

大地裂开了

下面是一片镜色

悬天

不为夕阳所染程度的能力

每当夕阳时分，世界就会短暂地沉入梦境和凝滞
一切为梦一般虚无的大火所染指，无论是脸庞还是玻璃杯

珠峰直播

卯时一刻
在珠峰战斗的消息，已然传遍了所有媒体
“届时，祂（所谓创世神）将以人类的形态与你战斗”
“你若是输了，祂便要毁灭世界；要是你赢了，那么祂自有奖赏”
“真是自以为是得讨厌，谁就非得和祂战斗，谁得要祂来奖赏”
“创世神那种东西……真的会存在吗。就算存在了，指名道姓地要和天呪战斗也……？”

卯时二刻
不得已，我们仍然动身去珠峰

卯时三刻
我们在珠峰上跋涉
我与天呪对话

卯时四刻
在珠峰的蓝夜
在那如此近的月下
在世界同时注目之下
与那创世神战斗

（以上的时刻，是为了营造预定的时间步步紧逼的紧张感的
在每一幕结束时：“这是卯时二刻”）

画面构图：
俯视45°，天呪挺拔地侧身站在画面中央（偏下，因为是俯视）
身边无数五彩的摄像头，如同浪潮拍打天呪的背部溅涌向前一般
无数摄像头在对准着祂

而那神，只在蓝夜白月的简洁之下

珠峰直播（2）

结束后
“创世神，这个世界的神，怎么可能说出“你输了就毁灭世界，你赢了就奖励你”这种胡话啦。”
“本来就没当做祂是什么厉害人物。”天呪哼到
“但也让你如临大敌吧？不是吗”
“那当然。一个调动全世界的媒体指名道姓，声称要毁灭世界的家伙自然要提高警觉”我解围道

根之国

无言的根之国
人间和根之国，是世界离人类最近的部分
（为什么根之国离人间最近）无言的根之国，也通常被人们称作“地狱”，
根之国，是因为它是人类言语所能及的最边界，是从人间初见整个广大世界的小小相接部分，管中窥豹
“地狱”，是它给人类的感受

风雪湖光世界

湖光之中，风雪怆然
湖光就如风雪一般白净，风雪如同湖光一般光明（风光）

湖镜之上，风雪世界
湖镜之下，风雪世界
（湖镜之下如深渊一般，呈现出于天空中全然相同的风雪世界）

（湖仿佛只是这上下天地风雪之中
是这风雪深渊之中的一片薄镜子
湖仿佛只是这世界、这境界的一个标记）

摩羯之镜
湖镜中，月夜如水般黑而透明
夜的质感如水一般荡漾而开，搅动着月色

珠峰直播（3）

ピュアヒューリーズ ～ 心の在処
mv：
2分15秒开始的4段式渐进高潮中，
一次逐次放大，镜头不停地变得“更微观”：
1 大海的景象（海月之景）
2 海波为三棱柱的生灭不停
3 靠近海波，是人间珠峰月夜之蓝

第二次逐次放大
1 月球
2 月球上的纹路
3 月球上的“珠峰”

第三次的逐次放大：
庐山万物
人间万山，如同海波一般生灭

隐喻：
人间的一切，人间的山海，只如海波一般生灭
站上珠峰，在那人间最高的地方，在那“人间”最稀薄的、最薄弱的地方，稍稍看见那“月”

蜂拥而至的媒体和摄像头，体现了此世的狭小，仿佛班级里的孩子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如蚂蚁般聚在一起

“我赢了。”天呪用戟对准“创世神”的脖子
下一分镜：横向构图，创世神与天呪分立于右上和左下，天呪跟前的这个破碎为雪，背景一片（带着宣纸淡黄的）雪白
天呪看着祂，手中半松，雪崩碎
创世神在月下
“是吗”，创世神说到
（注意以上就是一幅分镜，同时交代天呪手中的“假创世神”和创世神在月下和一片空白的背景）

“你要不看看身后”
天呪猛回头，看见珠峰之下，一片庐山云雾
“你的所谓“人间”已经沉没入海了啊”
（前一分镜的背景一片宣纸般的雪白，就是在暗示这个
用宣纸和国画的雪白，来表现这里的感觉）

风雪穹顶战

天弓与天呪的斗戟

天人之间的战斗应该是犬牙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是“that was close!”的，每一步都是极限，而连续起来成为惊险而极限的美感
而且这每一步的连续起来的过程，都是绝对顺畅的、一招直接顺到下一招，反应极快、而根据对方也是高手的瞬间反应来再次瞬间反应被格挡、应对后的这一刻的下一个最优动作是什么
最优就是及格线，这就是极限

天弓向天呪刺去（砍去）
天呪拿戟格挡住，向另一边挡开，而身体向前肉搏天弓

天弓向后闪而避，退开一格
两人拳斗
天弓虚晃一招，向天呪后方闪去
一脚（由杠杆）踏起一只戟，由杠杆升起的圆弧的惯性，天弓顺着它直接向天呪劈去（重要，这就体现了我上面说的）

风雪穹顶战（2）

最后
天弓趁天呪身位蹲低时，用戟指向了祂
此刻看来好像是天弓赢了，但天呪顺着戟柄向天弓看去，祂也精疲力竭
“算平局”
“呵，好”
祂们相拥在一起

另一战斗画面
天呪脱离圆穹顶的檐向半球上冲去时，上面积雪很滑，所以天弓看准了祂即将到达的、即将扒住用来停靠的尽头直刺一戟
只不过天呪到达后迅速弹开，天弓因为上一个动作的后摇慢了一步

破烂别墅

“别墅呀别墅～豪宅呀豪宅～”
我正收拾东西，住进了别墅

结果天呪带来天戟，
天戟的半个头没在天花板里，每走一步天花板哗啦啦地散架
“你这家不错，倒是宽敞，就是有点黑”

破破烂烂的别墅

透视圆的均衡感和张力

轻指捏刀

刀如同菊花瓣一般

轻指嗅刀
如同闻香一般的把握刀

风雪与湖光

湖面之上，风雪高天
镜面之下，风雪深渊
天空与深渊没有分别
湖上与湖下没有分别

湖上风雪高天
湖下风雪深渊
一片净白。